

## “宽恕日”里无宽恕 假面撕去又何从？

——读列夫·托尔斯泰小说《舞会之后》

王立业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 北京 100089)

**提 要:** 托尔斯泰的小说《舞会之后》究其思想意义, 堪与作家本人的长篇小说《复活》相提并论, 即“撕下假面具”、暴露人的真实面目的原则与“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号召的二元归一。本论文以“谢肉节”作为契机, 进而对作品文化内涵予以新的追问, 对其体现的托尔斯泰主义予以诠释, 对此衍生而成的作品结构特色进行新的审视, 对作品的叙事手段、语言特色、环境描写与人物形象等予以个性化阐释, 旨在凸显作品思想与艺术的相得益彰, 共同担负起对托尔斯泰巨大精神矛盾的深刻揭示。

**关键词:** 托尔斯泰; 《舞会之后》; 宽恕日; 舞会上; 舞会后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短篇小说《舞会之后》属列夫·托尔斯泰创作晚期的重要作品之一, 究其思想意义, 评论界认为此作品堪与作家本人的长篇小说《复活》(1899)相提并论, 正如斯米尔诺夫指出, 两部作品的思想意旨是相似的, 即“撕下假面具”、暴露人的真实面目的原则是与“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的号召二元归一的。<sup>1</sup>

小说一开始便已回旋着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子, 而这种调子是作者借助自己所塑造的人物之口表达而出的: “一切都是偶发的”, “非环境使然, 而完全是因别的东西”, 意在说明, 要根除社会的恶, 需要人人道德的自我完善, 而不需要改变环境。作品主人公, “人人敬重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向在座的朋友们道出了自己对一个早晨的回忆, 正是这个早晨的偶尔所见改变了他的整个一生。

小说用“故事套故事”的倒叙形式把读者带到许多年前, 由瓦莲卡的风韵犹存的老年美反推其当年光焰照人的豆蔻年华之美。那时候的瓦莲卡在今天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讲述中绽放出一种超凡脱俗之美, 高贵之美: “女皇的模样, 高挑的, 匀称的, 优雅的, 端庄的, 正是那种端庄的女子”, 这是一种“浑身渗透着愉快微笑的美”, 实在是难画难描的美! 伊万, 作品中的“我”, 一个风流倜傥的贵族青年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恋”!

当年的“我”正处于无忧无虑的大学生年代。伊万所回忆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正是俄国许多大学纷纷建立小组积极讨论与传播哲学、文学、社会政治等敏感问题的时期, 而我们的主人公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这个富家子弟, 远离一切与青春无关的东西, 整日沉浸于吃喝玩乐, 除了与姑娘玩耍, 最爱好的便是组织舞会。也正是一场舞会, 开始了他与瓦莲卡的邂逅相遇, 演绎了一场甜美浪漫, 让当事人终身难忘的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作家取这个时段决非信手拈来，而有着深刻的寓意。熟悉俄罗斯宗教文化的人都知道谢肉节是俄罗斯最古老的节日，其节期在二月底三月初，一共有七天，而“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则为星期日，也叫谢肉节中的“宽恕日”，亦即“宽恕礼拜日”。不消说，这是一个传统的宽恕与原谅的日子。每年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家家户户祭奠亡人，拜谒亲人墓地，相互间请求宽恕，并与冬天告别，与谢肉节告别。这一天人们纷纷请求老者宽恕，因为他们是连接生者与死者的重要环节：“请宽恕，如果我对您有不到之处的话”。而这一天，所有的过错都可被原谅，被原谅了的灵与肉被汰洗一净，迎接着春天的到来，然后开始复活节前的斋戒。舞会办在“谢肉界的最后一天”，无疑给舞会带来祥和，宽恕，博爱等令人心暖神醉之气氛，构成了小说最动人最华美的篇章，同时也体现了大文豪托尔斯泰环境描写与情感描写一并称绝的艺术才华。

这场宽恕日的舞会，在一个贵族长家隆重举行。舞会富丽堂皇，溢彩流光。这里的一切无不是美，无不是善，乃至无不是真，及至无不是爱。随着舞曲的响起，金碧辉煌的舞厅，有合唱，有乐声，还有礼炮般鸣响、海水决堤般奔放的香槟……这里的主人是善良好客的，而主人的夫人非但如此，且有着画中描绘的女皇伊丽莎白般的高贵与美丽。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中，年轻的主人公已经顾不上再去喝他爱喝的香槟，因为他已经醉了，因这里充溢的美与爱而醉。舞会上，他尽情地与瓦莲卡轮番跳卡德里、华尔兹、波尔卡，跳得筋疲力尽。文至此处，作者悉力描画舞会上的瓦莲卡的美。那是清水出芙蓉的纯雅：“一袭白衣，腰间束着一条粉红色的腰带”，洋溢着内在美的“温情仁爱的眼睛”，那夺人心魄的舞姿，都让人目不暇接，光耀四座，“让人不能不欣赏”。舞会上的这种氛围唤起了年轻主人公无边的爱意与感动之情：“我一次又一次地跳着华尔兹，甚至感觉不到自己还有一个沉甸甸的肉体”。男主人公的叙述引发了朋友们的色情笑话，但同时也正是通过于此，反衬了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纯洁和神圣，这种爱绝非单纯的肉欲，而是心与心的交汇。这种超凡脱俗的爱带给主人公如此的狂喜与感激：“我不仅快活和满足，我幸福、怡然，我善良，我已经不是我自己，我变成了一个不知有恶，只知善行的超脱尘世的人”。

随着瓦莲卡父亲的出现，小说将人们对爱与善的领悟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托尔斯泰对这个贵族军官的外貌极尽人间赞美之词，写他仪表堂堂，说他身材完美，夸他气宇轩昂，描绘出一个高个子且鲜亮亮的老人。这个军官的高贵的美使人想起尼古拉一世，不用说，又是“帝王般的美”，他胸前的勋章，那凸起的军人的胸脯，气宇轩昂的军容，见证着他是一位军中老手，帝王的忠实帅将。

上校的舞姿刚劲利落，潇洒异常，带着女儿，如雾似云，飘洒弥漫。如果说前一段写他的阳刚与剽悍，那么下一节则写他的优雅温存。整个描写浑然一体，外在美与内在美在这位美男子身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军人之英武与父亲之慈爱得到了有机的融合。上校的内在美的外描是借助一连串写人的精神状态的词而实现的：那“温和而愉快的微笑”，荡漾在“那双光彩灼人的眼睛”里，“那两片光泽可鉴的嘴唇”无一不外显他内在的美，将军的内在美亦即对女儿温存与动人的爱在与女儿跳舞中表露无遗。瓦莉娅父亲内在美的刻画是通过三个细节来完成的。首先是作者对他一出场的描写。宾客无不为了他的光临而兴奋，盛情邀请他走下舞池，展示一番，也作助兴，而上校则谦称自己已经荒疏于跳舞，却又不负主人盛情旋入舞池，体现出作为上校的他谦逊礼让，气度宽宏；另外，作者描写了他的衣着细节。那双紧绑着套袋的皮靴，是一双并不时髦的尖头皮靴，而是旧式的没有鞋跟的方头靴子，其缘由在于凸显女儿的美，体现为父对女儿无私的爱；还有一个细节在于，凭着自身的阅历，上校很快就看出了女儿对伊万的钟情和伊万对女儿的爱慕，为了玉全一对年轻人，他提前退出舞池，而将女儿亲自带到“我”的面前。上校的善解人意，他的仁慈与仁爱，像蜜甜醉了“我”的心，使得“我”感慨万千，唤起了“我”无边的爱意，升华为基督的爱与普世的爱，只觉得自己已经用爱，用一切的感官拥抱与感受整个世界：我爱戴着头饰的女主人，爱她那伊丽莎

白式的胸脯，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客人，爱她的仆人，甚至爱那个曾经让我生气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而对瓦莲卡的父亲，像女儿一样亲切微笑的父亲，乃至父亲穿着的那双方头靴子，都激起“我”一种兴奋与柔情……当然，此时此刻，他最倾心相爱，一步也不愿离开的则是瓦莲卡。年轻人的爱情是狂热的，幸福升腾为极致，爱情则无需言表，无需发问，甚至无需清醒，它正不加商量地噌噌噌地往上窜，让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难以自持，也许，“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

爱，发生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它教会了人宽容。正如我们读到的，“我”回到住处，整个身心还沉浸在舞会的幸福回忆中，眼前晃动着心上人的身影，耳畔回响着心上人的声音，手中捏着心上人的信物，脑海中回放着心上人与她父亲跳舞时的舞姿，“我”情不自禁把她与她父亲融合在同一种温柔而又令人感动的情感之中。这种爱使得作者的“我”自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而对没能尝到这种爱的哥哥产生了爱怜；这种爱教会他在这宽恕日里学会宽恕，让他不再计较农奴仆人对他的照顾周到与否，而是第一次放走了他，让其早点入睡，而自己打点睡觉的事；这种爱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鼓胀得无法入睡，索性出得家门，放眼四野，不由得“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尤其可爱而且颇具意味”。

然而，让天下人都难以料到的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骗局，都是假面具，“我”想拥抱的整个世界原来竟是以“恶”为基础，一切的虚华和仁义顷刻间土崩瓦解。作者只消一句叙述：“正是谢肉节的天气”，却已反证了“宽恕日”未尽却已经没有了宽恕；就此，故事发生极大逆转，读者眼前出现了与“谢肉节”全然不相符，与舞会全然不一致的另外一番景象，小说也因此发生前后两部分巨大反差，即宽恕节舞会尽宽恕的博爱与宽恕日里无宽恕的残酷，文明反衬野蛮，善反衬恶。我们发现，作者用了三分之二的笔墨，写尽了舞会的奢华与仁爱，却原来则是用意于反衬舞会以后的黑暗与残暴；作者写舞会以后的冷血与凶残是为了对舞会上上流社会的虚华与伪善全方位揭露。“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托尔斯泰”就此将贵族社会的“假面具”无情撕下，通过客观再现，“舞会以后”的“真面目”对舞会上的一切逐一否定：

昨晚还是歌舞升平，奢华动人的舞会，此刻却是恐怖凶残的夹鞭刑；豪华的舞会大厅此时却被“一块黑乎乎的空地”所替代；昨日的欢快热烈的华尔兹、玛祖卡舞曲此刻却被生硬难听的长笛和击鼓声所替代；昨日尽欢着一对对衣饰华美的男女，此刻却是挪动着“一团黑乎乎的人影”……<sup>2</sup>

小说表现出的上流社会的虚伪主要体现在上校彼得·弗拉季斯拉维奇身上。我们看到，舞会上处处洋溢着宽容的温情父亲，舞会之后却是没有一丝宽容且残酷施暴的刽子手；舞会上的贵族的优雅，为父的慈爱，为人的宽厚而在舞会之后消失殆尽。尽管他依旧是身体魁梧，步态坚定，但他的冷漠与残酷依旧让人不寒而栗。鞑靼士兵在啜泣：“弟兄们，发发慈悲吧。弟兄们，发发慈悲吧”，但是弟兄们没有发慈悲，而领导众兄弟的上校更是冷若冰霜：“时而看看自己脚下，时而看看罪犯，吸进一口气，鼓起腮帮，然后通过撅起的嘴唇慢慢呼出来。”舞会上，“等到玛祖卡舞曲开始的时候，他灵敏地踏着一只脚，伸出另一只脚，于是他的魁梧肥硕的身体就一会儿文静从容地，一会儿带着靴底踏地声和两脚相碰声，啪哒啪哒地、猛烈地沿着舞厅转动起来了”；而在鞭刑中，“我看见他举起戴鹿皮手套的有力的手，给了那惊慌失措、没有多大气力的矮个子士兵一记耳光，只因为这个士兵没有使足劲儿往鞑靼的紫红的背脊打下棍子；舞会上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长者：他把女儿领到“我”身边，说：‘您现在跟她跳吧，’他说，一边亲切地微笑着，将佩剑插进刀剑带里”；舞会之后他则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恶魔：“‘来几条亲的军棍！’他一边吼叫，一边回头观看，终于看见我。他假装不认识我……”小说通过许多细节揭示他性格的矛盾，比方说他穿家做的靴子为的是突出女儿的体现，显示他为父的慈爱，舞会之后却拿过别人手里的棍子，嫌别人打人打得不狠等等，不一而足。至此，上流社会的代表，宽厚仁义的父亲假面具被作者无情地撕了下来：所谓的

仁义、善良、博爱的谦谦君子不过是施暴行恶，残酷冷漠的刽子手。

小说建构在反衬的原则上，主要是通过主人公，亦即作者的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舞会上与舞会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历、对人物对生活的步步认知（1、恋爱瓦莲卡；2、爱上整个世界；3、清醒后的痛苦）来艺术体现的。首先是情绪的巨大逆转，其中介是“酒”：“我虽然也喜欢香槟，但是并没有喝，因为不用喝酒我就醉了，陶醉在爱情中了，……”；舞会之后：“……可是无论我怎样反复思索，还是无法了解上校所知道的那件事，我直到傍晚才睡着，而且是上一位朋友家里去，跟他一起喝得烂醉以后才睡着的”；这种裂变不仅是心理的，甚至还有生理的——舞会上：我用我的爱拥抱全世界……至于对她的父亲，连同他的家家皮靴和像她一样的亲切的微笑，当时我更是体验到一种狂喜温柔的感情，而舞会之后：“与此同时心头涌起生理上近乎作呕的痛苦”，“这恐惧使得我即刻间就要吐出来”，同时也摧毁了他的人生志向与前途——舞会之前，“曾想服役于军界”，而舞会之后，“我不但没去进军队服役，也没去任何地方供职，所以正像你们看到的，我成了一个废物。”

舞会上和舞会之后的近乎所有人和物都能找到对立物，以构成多视角与全方位的反衬。小说主人公瓦莲卡初看上去是单立的，不涉其他的，但若以其父亲的态度为出发点，即可看到父亲疼爱下的瓦莲卡的幸福（“优美的身姿在他（父亲）的左右翩然飘舞，她及时地缩短或放长她那穿白缎鞋的小脚的步子，灵巧得叫人难以察觉……她虽然呼吸急促，但是仍旧笑吟吟地对我说：‘再来一次’。）反衬上校施暴下的逃兵的悲惨（每挨一棍子就好像吃了一惊似的，把痛得皱眉蹙额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一边，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重复着两句同样的话。……他不是说，而是呜呜咽咽地哀求：‘弟兄们，行行好。弟兄们，行行好。’）。

二者的衣着与皮肤的颜色、表情等都构成鲜明的反衬：

瓦莲卡：一身白衣，腰间扎着一根粉红色带子，一双白羊皮手套差点儿齐到她的纤瘦的、尖尖的肘部，脚上是白净的缎鞋；

逃兵：“这是一个色彩斑驳的、湿淋淋的、紫红色的、奇形怪状的东西，……”；

而且旁观者的态度也互为反衬：

瓦莲卡：“大家都望着她，欣赏她，男人欣赏她，女人也欣赏她，显然她盖过了她们所有的人。不能不欣赏她啊；……”

逃兵：“当这一行人走过我站着的那地方的时候，我才在那两排人中间匆匆一瞥，看到了那个受罚人的后背：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简直没法相信这是人的身体。”

令人恐惧的是，上校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执行公务，他的行为非常清楚，他坚信施行暴行是正确的，且必需的，鞑鞑士兵棍棒下的呻吟痛呼非但唤不起上校的半点恻隐之心，反而激起他的愤怒之情：因为在他看来行刑的士兵对这个逃犯打得还不够狠，他索性连这个士兵也一并暴打，在哀求与求救声中愤怒吼叫：“你还敢不使劲打？还敢？”

写到这里，读者最关心的莫过于撕下上流社会假面具的作者又将有何作为，面对一个舞会上宽恕，舞会以后施暴的上校，作者的“我”又将何思？作者对上校的施暴没有只字谴责，有的却只是主人公“我”心理的失望，直至生理上的恶感，甚至汇聚成“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他（上校——作者）显然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我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件事，我也就会了解我看到的一切，不致苦恼了。”“既然这事做得如此处之泰然，既然大家都认为这是必要的，那就是说，他们一定是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一桩可恶的施暴唤起人物的只是困惑与自责，激起的只是“自我完善”的愿望，换来的只能是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无奈之举。到头来，“我”的唯一不满表示就是：“理解不了，我就没有按以前的愿望去部队里服役，不仅没去部队，我那里也没去当差……”如何理解这番话的含义？看来，只能从“托尔斯泰主义”本身寻找答案。托尔斯泰在这里暗示说，暴力猖獗不仅在军队，而且在整个俄罗斯，就此，托尔斯泰不仅贬斥了军队，而且也抨击了整个国家体制。但这种贬

斥与抨击是不彻底的，非常苍白的，人物“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哪里也不去当差”，自甘成为“毫无用处的人”，而奉行“勿以暴力抗恶”。小说中的一个谈伴的插话不无讽刺，带有几分心酸：“如果没有您，不知会有多少人成为毫无用处的人呢”。这一插话也体现了托尔斯泰一贯奉行的思想，改变现存事态的方法就在于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因为正是作为关于“为了个人的完善必须改变人们生存其中的条件”的对话的继续开始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讲述，但他认为，“要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人可能有时候得感谢偶然，若不是偶然（一个早上），他还会糊涂下去。作品由此达到了首尾照映，印证了小说开头“一切都是偶发的”定论，同时，作者的“我”的唯一用处似乎也只在于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至于作家对爱情的处理，引起了很多争论。大部分人认为，伊万·瓦希里耶维奇因为父亲施暴就此不再爱她女儿瓦莲卡是没有道理的，对女主人公也是不公正的。读懂这个结局似乎应该依据两个元素。第一，看得出年轻气盛的伊万·瓦希里耶维奇是一个性情中人，在“舞会上”我们已经感觉得出，他可以因一爱而全爱，正如他的内心独白：“于是我不禁对他（父亲）和她（瓦莲卡）同样发生柔和温婉的感情了”，而“舞会以后”，他也可以因一恶而全恶。后者虽难在文本中找到证据，但围绕小说创作构思的种种故事我们不难找到“物证”的补充。据说，这个小说初构思时起名《女儿与父亲》，讲述一个为年轻书生爱上的女子面对父亲施暴却无动于衷而导致一对年轻人爱情破灭的故事；还有一个说法是小说还有一个版本，名为《午夜舞会》，写的是，当年，身为年轻军官的瓦西里热烈地爱上了要塞司令的美丽女儿，并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一日午夜，要塞举行舞会，他和小姐在要塞的花园里散步，突然听到令人恐怖的求饶声，原来在花园的另一个地方，司令官，亦即瓦莲卡的父亲正在监督对一个士兵实行鞭刑。年轻的主人公对小姐说：“你能跟你的父亲去说说吗？停止吧。惩罚体现一下就够了。”小姐说：“不，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的父亲在工作，他在履行他的责任……”主人公请求了三次，小姐说，如果你将来成为我的丈夫，对这一切，你应该习惯，你听到这样的喊叫应该像没听到一样。你看周围的人们不都是这样的吗？据说这个故事加深了托尔斯泰对上流社会的厌恶，使他深刻认识到，幸福与残酷是无法共处同一个家庭的，而连带主人公对上流社会中长大，在父爱的娇宠中走过的女儿的感情的冷却，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对瓦莲卡的爱情在“我”身上不复存在提供了一把钥匙。

不难看出，小说的反衬不仅停留在叙事情节上，而且存在于叙事用语上（前半截诗意盎然，情致跌宕有序，后半截则用词朴实，俗语随处可见），颜色（前半截华丽富贵，后半截灰暗恐怖）、瓦莲卡舞会上的声音与逃兵被打时的声音、人物外形、叙事主人公心理等的对比上。另外，修饰语的大量出现，浓郁了叙事主人公的心理情绪，有时，修饰语放在一起的重叠并等量运用，则加剧了作品两部分视觉与叙事氛围上的反衬。如在上校所施行为的接受者瓦莲卡和逃兵的对比上，作家运用色彩和表示状态的修饰语将幸福的瓦莲卡和痛苦的逃兵加以对照。

小说非常具有自传性。说的是托尔斯泰和他的兄弟们在喀山上大学期间发生的事情。他的哥哥谢尔盖爱上了当地军事长官克莱士的女儿，并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当他目睹自己心爱的姑娘的父亲对手下士兵施用酷刑后，他心头留下了强烈的震撼，他就此不再光顾克莱士家并打消了与其女儿成婚的念头。没想到这件事却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许多年过去了仍拂之不去，并聚现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小说《舞会之后》。小说最初名即为《女儿与父亲》，而后更名为《而您却说》，最终定名为今天的《舞会之后》。文学源于生活，但却常常对生活进行改造与提炼。成为文学作品的《舞会之后》叙事主人公发生了更替，本该是第三人称“谢尔盖”的“他”换成了第一人称作者的“我”（伊万·瓦希里耶维奇），将有可能出现的全知叙述模式换成了实际上的非全知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这样一来，大大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使得小说产生了一种亲切真实自然可信的叙事效果。

作者借用了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叙事方法，几个朋友轮流讲故事或谈天，轮到“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从而使得该作品成为一篇“回忆小说”。小说呈多声部叙事语调。叙事者与讲述者的声音常常是融合为一，青年时期的伊万浪漫和略带几分羞怯的自白镶嵌在已近老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颇具文化品位，幽默沉稳而又舒缓有致的总体叙事语调中，却又因谈话对象，即“我”与现在的友人、“我”与过去的恋人，“我”与舞会，还有上校与逃犯等等的不同外部语言与内心言语的不断变化，叙事者与讲述者时不时分解着作者的形象，零星传达作者的声音，同时还有女儿与父亲的对话声音，多种声音“混杂相处”给小说平添了多声调叙事特征。

《舞会之后》的中心思想在于让人们坚信暴力是反人道的，同时也是反自然的，小说意在抨击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俄罗斯社会秩序，却又与人物一味反思和强调自身完善构成巨大的冲突与矛盾。《舞会之后》以其反差强烈的叙事结构以及出色的形象塑造与感情揭示成为晚年托尔斯泰的艺术压轴之作。

#### 附注

1 见斯米尔诺夫撰写的教材《俄罗斯文学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参见：《<舞会以后>教案》、《大学语文研究》及 <http://www.cyx.com/cyx/1/readnews.asp?newsid=777>

##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on the Forgiveness Day, and even if the mask has been torn off ,so what?

——Reading Tolstoy's short story "After the Ball"

WANG Li-ye

(Russian Department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olstoy's short story "After the Ball" is comparable to his novel *Resurrection* in that they both hail to combine the intention of tearing off fake masks, advocate "Moral Perfec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non-resistance to evil by viole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hort story's narrative devices, language features, environment depiction and character portraying, thus revealing the amazing contradiction in Tolstoy's mind.

**Key words:** Tolstoy, "After the Ball", Forgiveness Day, at the ball, after the ball

收稿日期: 2010-04-25

作者简介: 王立业, 江苏泗阳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小说与诗歌。

[责任编辑: 刘 锐]